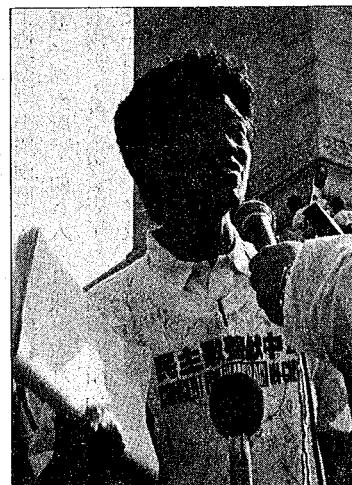


侯德健：被逼
回台。



王文

侯德健認為向中共寫信不會有甚麼麻煩，反有促進作用；戴晴寫《我的入獄》，也有鞭策之意。

吉與凶：侯德健和戴晴的異同

白杰明

周舵、高新三人本着逢凶化吉的良好願望，向中共當局發出了一封措辭很溫和的公開信（見本文闡欄）。

侯德健等是參加去年抗議運動最後一次絕食活動，即六二絕食的三個人。第四位絕食者是該次活動的發起人和「六二絕食宣言」主筆劉曉波。劉氏仍身陷囹圄。周舵是今年五月初才獲得「寬大處理」的二百一十一人中的一員。高新於去年底獲釋。侯德健雖在屠殺後未曾入獄，但他在澳洲駐北京使館卻避了十個星期的難。

作者按：此文在侯德建「流亡回鄉」前寫成。中共當局對「龍的傳人」之作者有押送返台之舉，可見在「壓倒一切」的穩定局面下，連一個愛唱不協調聲音的歌手也容納不下來。幸好侯德建還有台灣這麼一塊「亞故鄉」，否則真不曉得他乘桴浮海還要漂泊何方？黨魁們之惡毒和愚蠢堪稱相輔相成，頗有些蘇俄勃列日涅夫僵化期的味道。

自從去年十二月以來，侯德健變成了北京唯一的公開離心份子。他曾對外國記者說，他現在當不了專業音樂家（他被禁唱了），正在試圖做業餘的離心份子。他就屠殺真相、和平演變和民主化問題，已經發表了許許多與中共對着幹的言論。五月間與侯德健聯絡時，知道他並不認為向中共當局寫信會給他們三個人造成什麼麻煩。鑑於當時「小氣候」較緩和，他甚至還覺得這樣做對中共解除一年下來的沉默和壓抑氣氛會起點促進作用。在五月底他給海外友人的信函中他還寫道：「或許，我們三人扮演的角色是中國的體溫表，看看我們的遭

遇，便能明白中國的健康情況。」

差不多與此同時，剛回家不久的戴晴在香港《明報》上發表了《我的入獄》。這篇政評之外，從文字到內容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品，也恰好體現了近年來戴晴思想的一貫理智和行文的特徵，所謂微言大義是也。戴晴在《我的入獄》中力圖如實地記錄自己的遭遇和頑抗，表述了她對共黨體制的無可奈何的認同和鞭策。該文問世後引起了爭議，筆者所聞者多是咒罵戴晴粉飾獄中生活和替當局擦屁股。當然，衆多熱血沸騰的讀者早已經無心思考品嘗她那種味道頗濃的文字，從而否定了《我的入獄》的價值。

在筆者看來，戴晴的問題又跟侯德健等人頗為相似：他們都是在時間的選擇上犯了策略性的錯誤，觸惹了朝野。

局面太糟，無法斡旋

在侯、周、高的公開信發出前，周舵和高新已經接受了外國電視記者的採訪，說了些十分感人但對當局而言不順耳的話。他們五月中旬又開始揚言有公開信這一招，並申明他們準

備給蹲了一年牢獄的劉曉波等人呼籲。這麼一來，反應機制相當靈敏的中共高層有了足夠的

看他們會不會悔改自新，重新做人。無疑，高層人士中也不是沒有願意領這個情的聰明人，

說來，眼下中共仍在發高燒，甚至還譁疾忌

侯、周、高把自己喻為國情溫表。這麼說來，中國人做事很重視選擇時間，是之謂「擇吉」。在六月四日北京屠殺週年祭，侯德健、

願望良好，但選錯了時間

在侯、周、高的公開信發出前，周舵和高

中國人做事很重視選擇時間，是之謂「擇吉」。在六月四日北京屠殺週年祭，侯德健、

外友人的信函中他還寫道：「或許，我們三人扮演的角色是中國的體溫表，看看我們的遭

和壓抑氣氛會起點促進作用。在五月底他給海

新已經接受了外國電視記者的採訪，說一些

分感人但對當局而言不順耳的話。他們五月中

旬又開始揚言有公開信這一招，並申明他們準

備給蹲了一年牢獄的劉曉波等人呼籲。這麼一來，反應機制相當靈敏的中共高層有了足夠的時間，琢磨出一個黑招來對付這「三俠客」。果然中共當局「不負衆望」，在五月卅一日晚上的記者招待會召開前施展本領。結果，外國人的記者招待會召開前施展本領。結果，外國

「因事」不能出現之外，一無所獲，外界理所當然地對侯等人的離奇「失蹤」加以特別報導。

戴晴在「六四」後的電話訪問中曾經很感慨地說了這麼一段話：「我不認為鄧小平、李鵬存心把國家搞壞到這地步，學生們也不存心動亂，最要命的是雙方都堅持自己的思路，從不肯從對方立場想一想，聽不下任何其他意見。雙方目標是很接近的，但選擇的方式差得太遠了，成了生死對立的鬥爭……為什麼就沒有相互容忍的修養？」

「學生們揚言推翻政府，但推翻了怎麼辦，誰有能力取代？而從政府來看，這就是極端的反革命，根本無從諒解，事情也就被推到極端了。」

「這種政治鬥爭水平也太低了。」

戴晴太有自知之明，這種人難免討人嫌。

去年戴晴曾多次想在政府和學生之間進行斡旋，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在其「六二宣言」也會力求以理智、相互容忍的態度引導羣情激昂的抗議者和逐步自封的當局。在一年過去後，行易招人嫌的斡旋。

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也像去年那樣，想給居高臨下、目中無人的當權者一個下台阶，看

看他們會不會悔改自新，重新做人。無疑，高層人士中也不是沒有願意領這個情的聰明人，但在目前這種極糟糕的局面裏，他們也只好以侯德健等人和戴晴的溫和方式，在對立的勢力間斡旋。結果侯等人擇吉而逢凶，而戴晴則招來非議。

侯、周、高把自己喻為國情體溫表。這麼說來，眼下中共仍在發高燒，甚至還譁疾忌醫。既然侯德建「擇吉」有這麼不吉利的結果，恐怕中共當局往下仍要犯傻。再鬧下去是什麼樣子呢？也許不外乎是強迫侯德建乘桴浮海吧。

侯德健的兩封信

一、致領導人的公開信

我們三人，周舵、高新、侯德健，寫這封信給你們，是為了我們的朋友劉曉波，更為了他和我們一貫堅持的共同理想——理性、寬容、非暴力原則。

去年今天，我們四人基於這一理想，絕食抗議用暴力方式解決中國內部矛盾。而且，在大規模流血衝突一觸即發的最後關頭，動員組織了天安門廣場的和平撤離，使得大批學生、市民甚至於軍人倖免於難。

正如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裏說的，

我們不要仇恨，我們沒有敵人。我們四人的努力與行動，會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認為我們「立了一功」。我們自己也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四人確實為中華民族的和平進步前途立了一功。因為，我們最關心的是：如何徹底埋葬仇恨、暴力和敵人意識，如何結束我們民族的那部不斷暴力革命的血淚史。

當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正在以和平方式進

二、致海外友人書

這封信（指公開信）會在五月三十一日在我家的一個招待會公開，我們三人都會出席並回答問題。至於結果，則不是我們能左右的。

或許我們三人扮演的角色是中國的體溫表，看我們的遭遇，便能明白中國的健康情況。萬一它真燒得太重，我們也救不了它，或許誰也救不了誰。我們只管問心無愧。

猴

九〇/五/廿七